

大復集

十



明和 16
1.205
10



大復集卷第三十

都指揮婚

疏書共一十篇

應詔陳言治安疏

中書舍人臣何景明謹 奏為應 詔陳言治

安事邇者寢宮被災 皇上兢惕勅諭群臣下

求直言大小臣庶仰見 聖顏憂戚伏聽 綸

旨痛切無不感動流涕謂 聖心感悟事當轉

移悲喜相繼慰慶兼至然自 勅諭之後已將



旬日未一視朝輔臣言官奏論邊軍番僧義子
數事一言未見採納一事未蒙施行臣觀災變
之來天道甚邇陛下上回天怒下安人心如
此數事宜急省改今復處之宴然未見損減一
二豈陛下感悟之心忽萌而轉移之機復塞
也臣民莫不失望中外實爲軫心夫災禍切近
悔厲斯深形勢積成改折何及臣上原天意下
究民心近觀人事遠考古昔治亂存亡之機實

在今日陛下欲圖理興化改絃易轍過此不
爲無可爲矣臣聞天下之政精則治緩則亂明
則治闇則亂治亂存亡事理必然方今上下依
逢遠近壅塞法度有失禮義弗彰功實不稽名
器多濫欺蔽之風長倫愾之習成兼以民生已
困寇盜未息兵馬弛備財力並竭外僅維持中
實潰散其勢如此而其治如彼臣竊憂之陛下
下不急省躬以懲禍始而欲肆志以待患成何

也臣聞內外附固長父之道今 聖躬單立
皇儲未建內無手足相倚之親外無肺腑可託
之戚 后妃不得當御公輔不得通謁乃日與
邊軍並出入番僧義子同起居此皆今日創見
先朝未聞也 陛下何不一如言者所議早
示 聽斷且甲馬馳騁之場不如廣廈細旃之
上夷狄邪穢之教不如文儒談諷於前樂彼厭
此臣所未喻若義子則 陛下寵幸之臣自古

寵幸鮮能善後原其所由盛滿為忌 陛下尤
宜早為裁抑明示區處使上者得保富貴其次
得保首領義既不失思亦有終豈不美乎夫國
事執奏實在大臣大臣順旨事乃寢散臣謂大
臣奏事宜使即夫是非直陳利害準則 憲章
制之理義不宜 奏兩請之辭取阿 上裁則
制度不墮功實不繆名器可正其大臣進退當
以義斷行賄于進無耻取容者併為罷斥而獎

拔恬退訪求耆俊則名節明而任不苟然後嚴
督庶官以成精明之治寬撫百姓而培殷富之
基治安之道此其大畧要之大本祿在 聖躬
夫言苟切心何謂道耳 陛下若以章奏繁委
瀆亂 聖聰莫若一 御使殿宣進輔弼召集
侍從尊卑之禮不甚峻拒上下之情乃可通達
必能陳說利弊開道禍福指斥時事為切心之
言以悟 陛下矣 臣聞先勞後逸先逸後勞先

後之間相去遠甚故儆戒之後必有餘樂怠荒
之後必有餘憂 陛下若體天心之仁愛念
祖宗之創建堅自忍制常加矜飭務舉實政不
事虛文太平之治可以立就永踐 九重之安
長享 萬乘之樂憂勤於一時而怡豫于無窮
陛下不何難而不為此乎昔成王感於風雷之
變乃有刑措之休高宗感於雉雉之異是臻嘉
靖之效 陛下深惟感悟稍一轉移海內將從

風而靡四夷必仰流而化商周守成之業亦何
足多哉臣草茅微柔蒙先朝甄育陛下復
收起於廢黜之餘恩德至厚嘗欲以言圖報
恐干出位之咎然臣之懷誠積慮久矣乃今躬
逢聖明開獎言路千載一時何忍容默用是
昧死上陳伏望皇上亮臣愚悃曲賜矜納
臣不勝幸甚緣係應詔陳言治安事理爲此
具本親齎謹以奏聞伏候勅旨

上許冢宰書

中書舍人何景明頓首上書冢宰許公下執事
某誠至愚竊見明公自入吏部所推進者皆崇
飭名節砥礪廉耻之士清議攸與群望景附鄉
鄙未進實亦私抃迺者主上幼冲權閹在內
天紀錯易舉動大繆究人事考變異未有甚暴
此時者也然而上下之臣未見其有秉德明恤
攸義仗節者某雖寡昧諒明公之所必憂也夫

國有人曰實無人曰虛以今日觀之雖謂之虛可也其所以繫大小之望致虛實之原寔惟明公之責是明公雖欲無意不可得已頃聞權閹多于明公之正者議者難之或謂宜少自貶以爲容夫自貶以爲容者患失者之所爲也孰謂明公表師百僚堅立萬仞者而爲此乎某於明公素未伏謁然慕義甚深區區之懷不敢不露竊爲明公畫二策惟明公之自擇焉一曰守正

不撓不容於權閹而去者上策也二曰自貶以求容於權閹而不容於天下後世者下策也夫今之計止是二者二者俱爲不容然守正不容可以激頹靡於當時流聲烈於後世損少而益者多自貶不容則頹靡益恣聲烈且貶益少而損者多二者曷重曷輕推明公之自擇焉皆者子貢謂孔子曰夫子之道大天下莫能容蓋少貶乎孔子曰良農能稼不能爲穡良匠能巧不

能爲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賜爾不務脩道而務爲容爾志不遠矣由是觀之士而未俟尚不可爲容况位冢宰統百官而均四海者乎而何以爲庶官之地天下之望乎今時匹夫女子咸知大息用以爲慰者以有明公在位望明公深惟保重某積懷甚久不敢輕造門下謹遣家人持書托閭者通焉幸明公賜察不即叱責

上揚遂菴書

僕聞聖人哲士取人於衆惡明主顯相識賢於集毀夫徇同情則獨行見遺實多口則廉節被黜何也獨行者同情之所繆而廉節者衆口之所黜也昔匡章棄於通國而獲與於孟軻即墨汚於左右而受封於威王孔子明公治芝非罪晏嬰脫石父於繚紲是故衆惡之中聖哲之所必詳集毀之下明顯之所弗蔽也今有操獨行

秉廉節而平衆惡負集毀若李夢陽者明公在
上何可弗少加察而一援之也夫僕於陽非敢
謂其無過也自崇而弗下人大任而弗識時多
憤激之氣之無容之量昧致柔之訓犯必折之
戒此其過也若其飾身好脩矜名投義見善必
取見惡必擊不附炎門不趨利徑處遠懷不招
之耻處近執莫磨之勇在野有免冒之武在公
著素絲之直立志抗行秉心陳力咸可尚也前

與御史相迕同黨交構恃其貞介不服文法遭
廷無己固其自取而尊達至爲不悅縉紳靡然
誅笑言官亟詆於朝法吏深鞠於獄惟恐推之
弗披而辱之弗窘也嗟哉亦已甚矣謂深懲以
全之乃底其壞歷貴以備之實求其改謂其爲
高好勝多事越位不即攻之將爲患害則陽之
爲害弗猶愈於賣法成賄汚行喪守玩公詭避
行私煽雪甘心附媚後志富勢者平凡此一切

置之不問而獨於陽而較焉何也大槩習於苟
同而畏異己溺於混濁而非獨清便於相容而
憚弗群務爲蔽闇而忌太白故當事謂之橫伐
奸謂之訐建樹謂之標已振起謂之輕事問民
隱曰市名而出位持國法曰寡情而立威是以
詭俗諧衆之人相倚爲譽而有節獨行之士疾
之若讎由此觀之仕宦之徒不貶損以就時游
滑以希世何能免於令之人哉明公在上秉進

退之權司統均之任獎拔廉直沮抑邪枉而陽
爲門下相知之士其困於人若此况門牆之外
萬里之遠者乎夫讒言屢至慈母投杼浸漬之
灌可解膠漆僕於陽有肝膽之交聞於人言猶
弗能無疑明公之門陽不敢徑達雖有鬱壹何
由少白然陽之事在江西者亦甚彰、匪有隱
惡難見也僕嘗究之衆議士民頌公學校之徒
曰陽敦古崇禮志在登清閭閣之下曰陽不為

撫按官爾可使盜賊息權勢不害我也夫學校
之徒陽之黨也其言不微閭閻之下無知之衆
何以黨於陽哉今京師之士其弗知者則已流
言傳訛昧形議影群猜其怒一吠百聲持辯風
起發言雷同矣間有知者則亦恐異同於威要
之史以遭口舌之禍視為秦越隨其軒輊夫反
同情以伸人格衆口以明物此其弗利也必矣
孰肯樂弗利而為之哉昔孔融鵠薦平彌衡汾

陽鮮爵於季白揚登善俊閔才舒困昭昭人代
矣今陽之文藻敷贍才辯捷給誠二子之流匹
而拘檢行止閑於禮義可以用世貢治二子弗
若也乃窘辱摧靡卒無一為之地者僕甚傷之
伏惟明公秉道服人積望鎮衆力可以移易範
可以表正於陽少加援察采士民之議捐比附
之論使耶枉無順遂之私廉直無不容之嘆非
獨陽之幸也 國家斯文幸甚

上李西涯書

前伏聞明公體中不憚竊見枉閣省食多事形
勞心憂宜必至此某再造門下省問不得一望
見顏色退而抑鬱累日又聞少康矣甚喜慰然
疑久弗見出昨乃見有引疾求退之疏明公之
識非未進可窺然竊以為未安之近河南盜賊
日益橫起山東士卒經年露暴國有強禦而獄
有言官野有屠戮而朝方宴笑廷議大繆市令

不行勢急燔溺獨恃明公拯救爾未宜閉戶無
聞在家不知迺復棄而引去益非明公所以後
身而急國家之難也古之大臣功成事定然後
避寵利待益滿深思高舉保身完名是故保
完名者大臣之所以居成功處盛世也今明公
責重望深任利害而當毀譽欲以此侍保身完
名難矣昔成王在幼殷人勳搖召公告老公旦
非之明公亦宜惋時悲人畧疑忌之嫌指顧愛

之念覽召公之迹體公旦之心則天下國家幸甚或以內有掣制事無違逆覽不可之幾行必止之志然已晚矣者欲轉禍為福求成於壞則猶可及也夫同舟之人胡越一心見禍知畏覩患思防人之情之今內之用事有未然者私意蔽於內而利害之實不省忌諱容悅者衆而剴切之言未至也誠指事為之勢陳偪患之形喻以同難之義導其共濟之美開誠以示獨任不

却更執以不回之操斷以必至之勇若是而明公出焉不為不可也若必惡污就潔見危圖全不惟缺天下之望亦不能免當時之議矣又或顧患依違少撓即屈則出處等耳亦非敢望於明公也夫成美者納善感恩者報義故袁盎進說於申屠朱雲納忠於蕭望古之大臣欲有為者未必不有匡士弼贊義夫懲憊者也某在家五歲自期全命於蓬蒿之下過蒙明公收於廢

棄之餘舉之下吏之列覩事激中既不能明詳
於朝於明公左右又無以增明益高補遺而
輔不逮實甚耻焉恐終有以負明公敢忘其狂
昧布腸腹惟明公采覽無繆於古大臣出處之
義

與侯都闡書

侯都闡足下僕鄙薄於取與則甚謹而不敢苟
足下前所惠牙筋并梳受之實非所欲初見來

竹道殷勤甚懇恐拒盛意故不復辭及途始知
足下禮意甚衰凡物以表恭交以道接以禮雖
孔子受之苟儀不及物君子弗屑也僕不敢以
君子自號然不義之物受竊不安請以元封識
返之幸不多怪僭妄敢呈一辭于足下僕自貴
州抵雲南行陸四閱月車怠馬煩欲圖少逸故
來就永寧之舟耳又聞霑益至永寧傳舍衛戍
廢敝人皆狡不識上下又寡所隸之後僕懼遲

王命不即飭行李當時藩司諸公皆以足下當西路能禮往來士大夫為僕慰由是僕之西行遂果及歷鳥撒黑張阿客摩尼之地冒赤水之炎犯雪山之寒入倒馬關箐霧即連旬不開竟日無人行廢蕪寒蔓猿泣鬼嘯思之令人神竦又羅羿出沒劫畧於道前後繼聞誠非人所居者僕始悔是行然望永寧則如歸以其有足下在也及抵界殊自慶其出夷窻而至大境自

若開而明者去城不數里則寥然無一人出迎僕以足下主是亦必出郊而城門咫尺之地不能屈足下車馬及館處至夜愈益不通問遂為盜所輕僕意足下素稱能禮士大夫者豈以僕不足齒于士大夫之行與抑足下所禮者皆要路顯赫而僕非其流與足下宜不如是之汙也僕不足言所執者 王命也足下 王臣也以王臣而恭 王命不當乎何乃坐視其困而

使之遲 王命之凡禮之交際來有迎去有餞
在主土者尤不可缺始而不肯枉迎足下託以
他出其不枉送其亦他出乎若有他出為行者
可也足下位尊恐屈官不出令麾下一出烏乎
不可何使之寂然不出也意者足下以僕大之
故為累足下遂簡僕耶然足下為 天子捍衛
遠人使行不拾遺居者按堵其職也乃致盜入
公署偷 天子使臣之物是僕累足下亦足下

累僕耶古人有我心則慰之詩非僕所敢希于
足下也足下又以僕欲讓衛官故衛官不來見
夫僕之隸後供具皆衛官所當承者今倨然侈
然不與僕接足下又從而為之辭則衛官之簡
僕固端於足下矣蓋君子之待人以義不以利
害以情不以顯晦足下於二者不知察而人稱
其能禮士大夫何也昔葉公好龍凡杖門戶皆
手畫龍形一日有龍下于庭葉公驚且走曰吾

非好真龍也足下之禮士大夫無乃葉公之好
龍與抑如僕前顯晦利害之說與足下審之僕
願以君子成足下盜一事望足下留心僕誠亦
累足下也借妄盡所欲言甚得罪乞亮而怒之

擬與藩司論救荒書

頃者 朝廷以淮西告災蠲其常稅命守臣存
撫賑貸此 主上俯念元元之意惠甚渥也今
郊廛鄉鄙之民指室廬去田晦訣兄弟叛父母

而出者聞皆賣其妻子身為奴婢甚者棄尸道
路百不存一其未徙者又皆覆釜鑿室坐以待
斃有快於速死自經樹投者夫死者不收而生
者未哺往事已墜而來勢方迫此正執事者所
宜控竭智慮紓遐猷布隆惠以寬民生承 上
意之日也然而利害之實不省緩急之端昧序
內無存變之卹而外無應務之策甚非所以謹
生齒之大命彰 生上之實澤者也竊於執事

有不取焉誠使僕開其利害執事試聽之今為
民計大率利一而其害有三徵求之擾工役之
勤寇盜之憂此為三害而所利於民者獨發倉
廩一事耳利害不並施而多寡不相敵今徵鷹
犬者使吏執箠索民出錢又胡椒馬布泉繁纓
諸物屢下於民需價償之價倍而民實不得又
屢取締絡使女無餘葛此皆非賦之歛不貢之
供猶日繼不絕是徵求之擾尚在也 王府黃

河之役築城脩塋之夫丁連老羸扶顛起廢畏
糧數百里死者已半而莫為中止工役之勤如
昔也前者因民劫畧為盜下令各鄉置捕詰之
役似為便宜然捕者乘機生奸深察高逮平日
無賴子弟為之爪牙羽翼家歷戶至殺人牛馬
取人貨財盜未及除而良者家禍有司因循莫
為之省是寇盜之憂尚在而又倍之也發倉廩
本以利民而其弊反甚倉舍一啓豪強駢集里

昏鄉老匿貧估富公家之積祇以飽市并遊食
之徒而野處之民曾不得見糠粃富者連車百
輿而貧者曾不獲斗升又鄉民有入城待給者
資糧已盡日貨餅餌而卒不得與此其少得不
足償貸反因是致死耳聞目睹可為庸挽夫欲
有所與必先為去其所奪養馴免者不蓄犛犬
植茂樹者不伐斧柯以其近害也故止沸不損
其薪徒酌水澆之沸不見止養人飼其口腹而
剗其股肉終不得活今三害未去而欲興一利
以救民之凶何以異此也

與審兵備書

日者見執事來退之疏出處大義要宜有此
朝廷處執事者善矣執事之情則得矣然地方
軍民其如何邪僕自愧身處閭閻之內職在書
史之藝不親言責政要徒以白舌私自論列以
伸執事於士大夫友朋之間則亦戔矣更投之

於弗合而忌之於必迫無怪乎勢之難也夫天下之事百人成之不足一人壞之有餘大抵今之人率不察於利害之實而必遂其意見之私畧其所齊而惟攻其所不同故泛議者騰無情之謗而中禍者下有隙之毒天下之事奚所救而欲勿壞也僕所憤惜豈獨為執事耶大良吏不媚上而求懷于民特士不求無非于衆而欲伸子偉哲不恒之士故其節介而惠不遺志遠

而名不孤今河南之童黎則念執事矣京師之士有偉哲不恒者于執事又有不俟執手杯酒之交而知之者矣執事何以得此邪亦可以自喜矣夫以位榮人人所樂趨以事責位人所必避是故才者任難於亂而闡葺藉責于平安今仕宦之情莫能易此平居攘華要以自利爾急則憚害而罕任雖在華要將委而去之即使執事他日見用屬時無事則不免言者之欲推敗

苟稍有事司權力當利害以責一旦之用將必
有不合執事者矣惟執事定志安身勿以時論
少自沮易僕之所深望也昔馬遷奮拾衆之見
不愛其身以伸李陵陵卒墮其家聲以累太史
夫陵實國士不能勇于一日之死而欲幸望于
不世之圖卒之老于異俗而節不立身殞而志
不明于人此義夫子載之恨也執事高俊樹立
非庸可冀其一二然所伸于儒哲不恒之知者

僕惓惓望馬惟執事圖之

與何粹夫書

景明頃首粹夫先生閣下日者先生示以疏歸
竊與子鍾計慮謂宜且止更值時方忌諱虞有
觸冒且疏而部不可之無益舉動古人以禮義
制進退進不可苟退豈可輕先生裁之海內友
朋屬目幾何三四君子悉已謝時仲木退耕于
高陵獻言羈處于大梁德溷久廢于蛟下子衡

伏竄于海濱有憂國傷人之思而寧無云亡殄
瘁之嘆乎先生乃復欲憤世自遂長往之情得
矣恐不免于扁心之譏而或繆于義退之道也
夫捷勢而絳施從風而順化知遇曠代之事也
經常以緯變成易以忍難君子隨時之用也若
稍不可意不能其煩便自委去則天下欲承君
子之澤幾無時矣僕不肖獲聽于先生先生服
廉守介明德峻行錐子罕之却璧幻安之揮金

閔叔之不食遺蒜無己之不受贈袍何以尚之
至其瑰論精識周知曲中畧干章句之末而超
千尺寸之外可以參賸濟務昭遠明微蓋僕之
所深尚者然數年以來執論究迹似猶獨行一
節之事而未合於聖人通士之觀何也夫拘時
就功世不能器秉樸戒華徒飾亡實四者皆非
通聖也通士不居器而滯用聖人不專質而喪
文故簞簋之器必飾金玉棟梁之匠不彫濩落

何也物有所不容而貴有所必須也今先生或
者敦質而太略于又器大而人莫能用惟先生
少自抑忍順卑俟時以存人望以慰交游之私
夫龍蛇之德變化之義先生蘊之素矣僕特知
愛輒敢既其愚臆惟先生亮之

與李空同論詩書

敬奉華牘省誦連日初憮然若遺既渙然若
有釋也發迷徹蔽愛助激成空同子功德我者

厚矣僕自念離折以來覃處寡類拾人迹德程
缺元龜去道符爽是故述作靡式而進退失步
也空同子曰子必有諤々之評夫空同子何有
於僕諤々也然僕所自志者何可弗一質之追
昔為詩空同子刻意古範鑄形宿鏤而獨守尺
寸僕則欲富于材積領會神情臨景構結不做
形迹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以有求似僕之
愚也近詩以盛唐為尚宋人似蒼老而實踈囿

元人似秀峻而實淺俗今僕詩不免元習而空
同近作間入于宋僕固蹇拙薄劣何敢自列于
古人空同方雄視數代立振古之作乃亦至此
何也凡物有則弗及者及而退者與過焉者均
謂之不至譬之為詩僕則可謂弗及者若空同
求之則過矣夫意象應曰合意象再曰離是故
乾坤之卦體天地之撰意象盡矣空同丙寅間
詩為合江西以後詩為離譬之樂衆響赴會條

理乃貫一音獨奏成章則難故絲竹之音要眇
木革之音殺直若獨取殺直而并棄要眇之聲
何以窮極至妙感情飾聽也試取丙寅間作叩
其音尚中金石而江西以後之作辭艱者意反
近意苦者辭反常色澹黯而中理投慢讀之若
搖鞞鐸耳空同貶清俊響亮而明柔澹沉着含
蓄典厚之義此詩家要旨大體也然究之作者
命意敷辭兼于諸義不設自具若閑緩寂寞以

為柔澹重濁刻切以為沈着艱詰晦塞以為含
蓄野俚褻積以為典厚豈惟繆于諸義亦併其
俊語亮節悉失之矣鴻荒邈矣書契以來人文
漸朗孔子斯為折中之聖自餘諸子悉成一家
之言體物雜撰言辭各殊君子不例而同之也
取其善焉已爾故曹劉阮陸下及李杜異曲同
工各擅其時並稱能言何也詞有高下皆能擬
議以成其變化也若必例其同曲夫然後取則

既主曹劉阮陸矣李杜即不得更登詩壇何以
謂千載獨步也僕嘗謂詩文有不可易之法者
辭斷而意屬聯類而比物也上考古聖立言中
徵秦漢緒論下采魏晉聲詩莫之有易也夫文
靡于隋韓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于韓詩弱于
陶謝力振之然古詩之法亦亡于謝比空同嘗
稱陸謝僕叅詳其作陸詩語俳體不俳也謝則
體語俱俳矣未可以其語似遂得並例也故法

同則語不必同矣僕觀堯舜周孔子思孟氏之書皆不相沿襲而相發明是故德日新而道廣此實聖人傳授之心也後世俗儒專守訓詁執其一說終身弗解相傳之意皆矣今為詩不推類極變開其未發泯其擬議之迹以成神聖之功徒叙其已陳修飾成文稍離舊本使自扞掣如小兒倚物能行獨趨顛仆雖由此即曹劉即阮陸即李杜且何以益於道化也佛有筏喻言

捨筏則達岸矣達岸則舍筏矣今空伺之才足以命世其志金石可斷又有超代軼俗之見自僕遊從獲覩作述今且十餘年來矣其高者不能外前人也下焉者已踐近代矣自創一堂室開一戶牖成一家之言以傳不朽者非空同撰焉誰也易大傳曰神而明之存乎德行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是故可以通可以攝衆妙可以出萬有是故殊途百慮而一致同歸夫聲以

竅主色以質麗虛其竅不假聲矣實其質不假色矣苟實其竅虛其質而求之聲色之未則終於無有矣北風便翼反復鄙說幸甚

與李中丞書

自奉岳州顏色澧州書問今十餘年來矣執事各位日起內外屬望僕誠亦私遂期仰撫臨之初蒙降禮寒門頃者又辱封書之貺想聆德音式如金玉近覩執事疏奏條布舉捨興革濟務

之功拾俗之化蓋次第具矣天其猶有活中土人意邪僕觀比日之事大率上多取容而下多憤激譬之天下之勢病弱者也非一藥可療容者養患以待亡激者速禍而無補故非得大國醫使成專任久試之効何以救危困也夫古之人學道以為己也學官以為人也其心一也道無為己之德而官無為人之澤所從學者異也中者聖之則也正者人之矩也中正者易之體

用也不容不激維中維正舍執事吾誰從乎天
樞機得人重千方鎮謂樞機約旋而博被也事
勢有不然者矣上治則視樞機上忽則視方鎮
樞機之地先君方鎮之地先民故方鎮者地遠
而官尊地遠官尊則力可抗而權倖之威弗易
及也即使執事入參樞機恐無所容其巧力而
不可一日居不如在方鎮之猶獲志也僕之所
望者惟得專任久試乃土中之幸瑣言鄙慮無

足采者幸垂省覽復誨不宣

大復集卷第三十

大復集卷第三十一

記問說共十篇

沱西別業記

沱出於江予嘗浮江下峽所束勢漂疾淪漚瀾

湧漩湫莫得旁展既入荆地平溢十數里其勢始得自縱乃有別出若沱者焉沱至華容則蜿蜒迴復帶城抱郭起伏皆自重崗曲壠相應顯又瑩澈可鏡予望慕者久之乃知其地多秀產固有山川廕之也吾郡守孫公華容人間以是語之公曰沱之西吾別業在焉始吾遊沱西見其地膏塲繡澮可以稼穡水有青赤雜色之魚可以鬻網中又夷爽可構而湖山四塞又可以

睡而得也遂購得之他日獲解宦將惟是以終而子者嘗得其槩為我記一言子業已奇公曰是予所云華容秀產也既公之子世其者來從予游予益竒之曰是又所謂秀產也而愈益信山川之能廕也孰知予向所見山川者固公家物也公在壯歲官至郡大夫而聲績懋著向往方啟未可以言退也然予見今之仕者多以官為家而歸則無所終公乃預有是計其明達邈

有弗可逮也別業至邑三里地名三里店東牆
以城睥睨互出林表西峙白鼎後為黃湖前有
湖曰田家湖湖之外為禹山列如屏障雜見丹
碧雲烟之所出入光景之所射映朝夕四時之
所變化不可紀扶而公誠有成功引退之時日
處其中治田灌園持書訓子孫暇則置酒召客
相與投壺彈棊無不可樂者此固公所先畫於
心而奚俟乎予言也既紀其勝復為沱水四章

他日過沱西之堂幸歌以自侑詞曰沱之水清
且漣兮宜爾子孫秀且賢兮沱之澌有田膺膺
我往于田其實碩甫沱之中其夷可宮我日以
居俗其有終沱之外其山若會予日以絃用綏
我年

沱水四章章四句

龍灣草堂記

龍灣在靈寶縣之南入函谷次古魏國左洪溜

澗而秦嶺右盤山汝野流水湧泉可田圃而宜
稻竹許子之家食也樂其地葺堂焉棲之今年
許子 召為尚寶丞數月復乞歸曰予茲得告
歸斯堂矣其遂以息營養年勉道以成學乎余
聞之曰許子蓄久而升器飾而費用然且翩翩
然有高舉之思焉其志固君子所尚而非可以
與世俗淺見寡聞者道之夫憤世之意淺則離
俗之志不決復古之志少則繼往之作不興昔

者王教之一也國有學鄉有序而已矣士不私
肄其學而人不私宗其道其後郡邑之下有書
院焉山澤之閒有精舍焉學殊而肄道同而宗
是王教之離也夫學肄而明也道行而達也從
乎上者化流而易從乎下者化格而難苟遇其
難也則君子亦自明其學自達其道已矣百世
之下無聖人焉則作者之意亡百世之下無賢
人焉則述者之意亡君子慮焉是故日之合照

也不以葦屋不輝雨之降澤也不以覆甕不注
夫道隱而經要廣大而微志意脩則立精思則
通窮理而極數則神是故萬世不易者道也窮
不移其守而困不遷其業者君子之學也夫龍
門河洛之間古聖賢之都里聲教遺風存焉許
子構斯堂而棲也豈徒自適以遂其高者也正
德十二年丁丑十一月冬至大復山人汝南何

景明記

戒菴記

大學士靳公有菴曰戒菴何子記之曰隧也而
風出之隙也而風入之口者身之隧也不慎故
戒與意者身之隙也不慎故邪進是故物必有
始而事必有紀惟先也則有備而無患惟衆慎
而弗一也則多畏而慮不周夫室有關矢有機
室之有關也匪室而有關也關在門也矢之有
機也匪矢而有機也機在弦也關在門故室而

寇不得踰機在弦故約百矢而弗匱也抑之詩
曰慎爾出語言戒乎其口也曰敬爾威儀言戒
乎其身也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言戒乎
其心也夫心者天下之至一而萬事之紀之故
放之六合而準旁千百世而無不括是故可以
參天地而贊化育是故約而易操有功而不勞

信陽脩城記

僉事閻君子明兵備之三年城信陽成集余與

都給事張季升登而觀之臺隍峻浚樓堞虧蔽
表帶山河裏括萬家之室相顧歎曰壯哉麗乎
斯地萬年之固也先是僉事甯伯東氏來兵備
值大盜之後為防焉巡舊城視之曰庠之必崇
而新之乃計費度工措財於官府取力於隙民
歲餘城南門迤西北至東門起北門樓大功未
就去又遇積雨墻壞數百丈閻君至則完其壞
者城東門至南門立三門樓東縣鼓司晨西縣

鐘司昏又置漏小南門同晝夜四時甃城上令
旁下而走水即積雨不壞其後不亟而功有稽
其用經而力紓故三年而城成人曰二兵備之
於役也於時事先後緩急各得其序理云城高
三丈圍廣千三百五十六丈有七尺董其役者
知州彰偉指揮袁鏡張怒孟漢千戶傅欽任武
百戶王義梁山醫官周寶於是知州林君大霖
指揮使鮑君國來請文紀諸石何景明日古者

諸侯守在四隣政貴人和不以險塞為固是故
論治者有本末焉然時平而備弛併其末者亡
之昔大盜之入汝南也吏有棄城者矣然西平
上蔡之長固死守吏也寇則踰垣蹋門入即二
縣有堅城令弗死唐縣城稍完則守此豈可謂
未弗治邪是役也甯君經始閻君成之二君功
德斯地者並久遠矣閻君今且明其陳簡其卒
作其禮教夫城以蔽衆簡卒以守明陳以簡作

禮教以經之所為兵備者無弗至矣此豈徒治末者哉

確山縣脩城記

確山舊有土城緣塹委垣而膏滿正德七年北寇之南吏民睨城曰此曷足以捍而守之邪迺相與棄其城走匿山上寇迺入燔燒官治及民舍城中半楮八年僉事甯君河至始計度城後擇邑內有力者八姓限以工俾知縣吳照縣丞

鄭琛典史吳金悉力董之以儻斲事九年僉事閻君欽代甯君兵備視城未就曰工弗可以已也役弗可以亟也弗已以終休弗亟以蘇儻終休蘇儻治之仁也可不務乎迺專以吳金董事責其成十二年知縣未良臣至而吳金以他務出復專責之良臣良臣則均力嚴事葺其壞繕其未完樹三城門樓及月城角樓鋪樓內土城威備十三年十月閻君登城視喜曰城不已就

乎於是吏民又相與觀城曰嗟乎使七年有此
城盜不得志也以茲而往可以捍我衆矣非二
兵備之功乎非諸縣官之勤奉其令乎夫有勞
逸之有始終之上歆於心下宣諸力一邑之城
踰數歲經營於二兵備歷於諸縣官然則千百
年之事可以苟焉為哉城圍七百餘丈高三丈
陶碑拈其表良臣曰是不可無紀迺使吳金來
求予文刻諸石

畧陽縣遷建朝學記

正德己卯春余董學事田徽州入峽浮白水江
下畧陽視其城中卑江水西來衝之多激流迅
湍歎折崩岸而學官正居其卑夏縣書報江溢
大水城陷學官悉沒副使寧波呂君克中時按
治關南迺行縣躬詣其地視之則堂壇塾為沮
洳殿廡盪於沙石矣遂集衆謀曰茲地卑甚不
可復即復終能免患邪於是使同知何子奇率

學官張繡諸生羅江劉儀等改卜相其利宜圖
惟久遠獲地于縣治之北抗敞可宮考北曰吉
魚謨畢諧君乃擇委漢巾衛知事金坡治其工
又發贖金三百餘附之坡程諸匠作鑿石伐材
拓荒闢穢經始于庚辰夏五月又五越月而卒
其後凡為宮室殿五楹廡東西各八楹戟門三
楹星門三楹鄉賢名宦祠各一楹堂三楹齋
東西各三楹儀門三楹學門三楹東西號舍各

十一楹其餘牲所神厨廩庫咸備右高為廟左
下為學崇早就列嚮皆因形據題約制輪奐飾
觀 聖靈既安賢才斯萃惟君思創樂成猷厥
終始乃令教諭李崇實狀列其事請紀諸石按
志云畧陽地自漢歷唐宋為沔州隸興元府元
始徙州治於鐸水改畧陽為縣隸之至正十年
縣令李舜臣建學於縣治北 國朝改沔州為
縣與畧陽俱隸漢中府洪武四年縣丞葉禮徙

學於縣治東北正統十三年大水學宮壞教諭
譚志學修之成化四年又大水學宮又壞知縣
李鑑脩之坡之開茲地也掘土得古碑視其記
實李舜臣徙學故地也蓋自葉禮改徙之後迄
今凡三遭大水而後徙徙地仍復其故云豈非
得數哉夫禮義之俗成於富厚忠敬之道可施
蠻貊畧陽為古羗氏之域至文王布岐周之治
行江漢之化其風氣已開文命漸被矣矧由數

代以及我 明治化悖裕之盛則風尚移易其
有已乎然百餘年來人物聲名尚未底于顯融
豈以僻處梁雍之間乎亦由屢兵荐沴後繁生
鮮而士不得以隆其業也呂君奉 上命蒞關
南拊循其民簡練其卒厚農薄斂芟寇清刑然
後興廢舉墜脩學敦教獎官師勵人士以行其
政教焉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余於關南
庶其見之昔文翁興教相如為師蜀之有學蓋

肇於此今茲之建是宅阜隆以降湍悍構造維
新地復其舊天相人協理臻勢會肆寧厥居寔
惟永觀俾俎豆之事表于西南絃誦之音流于
漢沔文翁囿專羨矣後世必有考畧陽之學究
其文物所從來者則呂君功德何可以弗著哉
何可以弗著哉

師問

有問於何子者曰今之師何如古之師之何子

曰古也有師今也無師曰然則今之所謂師者
何稱也曰今之所謂師也非古之所謂師也其
名存其實亡故曰無師曰古之師可得聞與曰
古者教之之法曰性曰倫性則仁義禮智信是
也倫則君臣父子兄弟長幼朋友是之於是而
學焉以由之曰道學焉以得之曰德用之而足
以舉乎天下曰業是故古之師將以盡性也明
倫也則其道德而蓄其業也是謂古之師之曰

何謂今之師曰今之師舉業之師之執經授公
分章截句屬題此類纂摘畧簡剽竊程式傳之
口耳安察心臆叛聖棄古以會有司是故今之
師速化苟就之術干榮要利之媒也曰師止是
二者乎曰否不止是也漢有經師作訓詁以傳
一家之業者也君子有尚之唐宋以來有詩文
師辨體裁繩格律審昔嚮啓辭發藻較論工鄙
咀嚼齒牙媚悅耳目者也然而壯夫猶羞稱之

故道德師為上次有經師次有詩文師次有舉
業師之而至于舉業其卑而可羞者未有過焉
者也曰然則廢舉業已乎曰何可廢也今之取
士之制也士進用之階也曰是既不可廢子何
謂其卑而可羞也曰吾所謂卑而可羞者非其
制使然也師舉業者之敝也古之師之教者立
廉耻之節守禮義之閑不重富貴不羞貧賤不
詘身于威武不失志于患難故上樂得人而用

之夫今獨不欲得是人用哉顧以身求之勢為
難也故以言觀之以言觀之故有科舉之制豈
逆其師之教弟子之學乃以為利之門之嘗見
今之為其子弟求師及其子弟之願學考口訪
耳採有告之曰某高官也其前高第也其舉業
則精之其師之於是雖千里從之也又告之曰
某未有高官之未有高第也其道德則可師之
於是雖比舍弗從之矣夫巫醫樂工與凡百工

相師法以習其技藝所以求食也安有士相師
以求食而可為也此吾所謂卑而可羞者也曰
若是則何如而可也曰今之舉業所習者固古
聖人之言也因其言求其道修之內而不願乎
其外達則行之困則存之興斯教也安知今之
師非古之師哉問者於是避席曰今日乃承益
我以師之說

何子有琴三年不張從其游者戴仲鵬取而繩以絃進而求揖焉何子御之三叩其絃、不服指聲不成文徐察其音莫知病端仲鵬曰是病于材也予視其黝然黑表然腐也其質不住絃故鼓之弗揚何子曰噫非材之罪也吾將尤夫攻之者也凡攻琴者首選材審制器其器有四絃軫微越絃以被音軫以機絃微以比度越以亮節被音則清濁見機絃則高下張比度則細

大弗踰亮節則聲應不伏故絃取其鞞密也軫取其枯圓也微取其數次也越取其中疏也今是琴絃之鞞踈軫之枯滯微之數失鈞越之中淺以隘踈故清濁弗能具滯故高下弗能通失鈞故細大相踰淺以隘故聲應沉伏是以宮商不識職而律呂叛度雖使伶倫鈞絃而柱指伯牙按節而臨操亦未知其所諧也夫是琴之材桐之為也始桐之生邃谷據盤石風雨之所化

雲煙之所蒸蟠紈輪困維擊箠鬱文炳彪鳳質
參金玉不為不良也使攻者制之中其制修之
畜其用斲以成之飾以出之上而君得之可以
薦清廟設大廷合神納賓贊實出伏暢民潔物
下而士人得之可以宣氣養德道情和志何至
黝然衰然為腐材置物邪吾觀天下之不罪村
者寡矣如常以求固執縛柱以求張弛自混而
欲別物自福而欲求多直木輪屈木輻巨木飾

細木攬幾何不為材之病也是故君子慎焉操
之以勁動之以時明之以序藏之以虛勁則能
弗撓也時則能應變也序則能辨方也虛則能
受益也勁者信也時者知也序者義也虛者謙
也信以居之知以行之義以制之謙以保之樸
其中文其外見則用世不見則用身故曰錐愚
必明雖柔必強材何罪焉仲鵬撫然離席曰信
取於絃乎知取于軫乎義取于徽乎謙取于越

乎一物而衆理備焉予不敏願改絃更張敬服
斯說

樊少南字說

樊生鵬從何子受業能何子之道問曰投業進
曰鵬聞古者冠則命于父兄先生字之以示成
人鵬未有能成然已冠矣請先生有以字我也
何子曰鵬莊生所稱南圖者也汝當字曰少南
鵬又進曰字旣得命矣恐弗稱也願有言以勵

我何子乃使之坐而告曰爾聞夫鵬鯤為之也
鵬之大數千里鯤亦數千里非鯤則不能鵬也
鵬之南圖也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風蓬蓬在下
足以任其力鼓其後而南非九萬里則無以南
也故所托者小則弗能大所積者弗能厚則弗
能達蟻蟻之子翔于蚊睫離婁視之渺然無有
也何也所托者小也蟻決起而飛數尺翳屬
于墻以投于地雉泄泄飛不逾十畝所積者弗

能厚也今夫學者扁扁卑卑狹于守規空空惜
惜日無所益而月有所亡者皆所托不足以致
大所積不足以致遠者也於是而自念曰吾學
大者遠者也何以不能大且遠也猶蟻蠹蝨雉
學鵬曰吾何以不能鵬也是故豫樟濩落小尚
可以柱梁以榑棘為之雖有巧工不能加焉自
致其材也殫精梁而適莽蒼返而腹猶果然飽
也粥脫粟者未及郭粝然餒矣自致其力之是

故鵬之能大者所托者然也鵬之能遠者所積
者然也今爾亦審其托厚其積焉已矣其大且
遠者弗難也詩云有扁斯石獲之早兮言所托
也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言所積也於是鵬豫然
作曰敢敬服先生之說

表惟器字說

予申衛世家凡數卜筮然自昔稱表氏曰表氏
世有文武士子弟匪徒襲紉綺者也至于同年

舉人惟學兄弟于前又盛也惟學之季弟曰錡
少而有成志循一飾禮讓能善士大夫其為七
大夫者皆弗厭以與也於是交游者謂弗可名
也當字之而朝信劉君以命予予重朝信命又
聞其雅喜與也又惟學弟也則不得辭乃字曰
器說曰錡釜類召南曰惟錡及釜左氏傳曰筐
筥錡釜之器是也夫天下之事小大華朴不能
齊也然亦弗必齊也齊于適用已矣支離壅腫

弗足以器之而斷鏤丹青反喪其璞皆弗適用
爾矣夫錡為器至質也其為用至近之然羞蘋
藻寶俎豆奉賓客享鬼神曷可不謂至美且遠
也予觀夫今之世家者子弟也疾而不足以器
之靡而喪其璞者衆也而君乃脩揖拜之節事
孝敬之實則其誦于祖考而漸于伯仲者有然
也君唯益崇其節充其實無破其質無易其近
斯無虛于大夫士之所與而所以自致其器者

尚有美且遠者也君其試以予言于其兄惟字
其友朝信質焉

大復集卷第三十一

大復集卷第三十二

序十六篇

漢魏詩集序

夫周末文盛王蹟息而詩亡孔子孟軻氏蓋嘗
既嘆之漢興不尚文而詩有古風豈非風氣規
模猶有朴畧宏遠者哉繼漢作者於魏為盛然
其風斯衰矣晉逮六朝作者益盛而風益衰其
志流其政傾其俗放靡靡乎不可止也唐詩工
詞來詩談理雖代有作者而漢魏之風蔑如也
國初詩人尚承元習累朝之所開漸格而上
至弘治正德之間盛矣學者一二或談漢魏然

非心知其意不能無疑異其間故信而好者少
有及之侍御劉君博學于詩而好古不厭乃輯
漢魏之作訪羅遺失彙為此編夫文之興于盛
世也上倡之其興于衰世也下倡之倡于上則
尚一而道行倡于下合者宗疑者沮而卒莫之
濟也故志之所向勢之所至時之所趨變化響
應其機神哉於戲侍御此編不獨誦說者德其
功而其意遠矣

王右丞詩集序

予奉疾還值長憂索處人勸以精力未充且省
讀書日又無所事野居又無人與語偶取王右
丞集讀之讀且倦則卧、起則又讀凡數日竟
其編顧集中長短混列欲考體制以求作者之
意實煩簡閱乃畧加編定稍用己意去取之釐
五七言古詩各為一卷五言律最盛為一卷七
言律為一卷五七言并六言絕句共為一卷皆

首標體制俾篇詩各有統叙總五卷錄為一本
自備考覽不敢以示諸人竊謂右丞他詩甚長
獨古作不逮蓋自漢魏後而風雅渾厚之氣罕
有存者右丞以清婉峭拔之才一起而綽然名
世宜乎就速而未之深造也今於古作取其稍
去冗泛者不敢加多焉舊本有賦一首今亦刪
去其裴迪諸人之作附見者亦惟論其詩而取
之不盡去

海叟集序

景明仕宦時嘗與學士大夫論詩謂三代前不
可一日無詩故其治美而不可尚三代以後言
治者弗及詩無異其靡有治也然詩不傳其原
有二稱學為理者比之曲藝小道而不屑為遂
亡其辭其為之者率牽于時好而莫知上達遂
亡其意辭意併亡而斯道廢矣故學之者苟非
好古而篤信弗有成也譬之琴者古操人所不

樂聞又難學新聲繁豔易學人又喜之非果有
自信孰不就所易學以媚人所喜者也若是將
使古道復至於無聞焉而已矣景明學詩自為
舉子歷宦于今十年日覺前所學者非是蓋詩
雖盛稱於唐其好古者自陳子昂後莫若李杜
二家然二家歌行近體誠有可法而古作尚有
離去者猶未盡可法之也故景明學歌行近體
有取于二家旁及唐初盛唐諸人而古作必從

漢魏求之雖迄今一未有得而執以自信弗敢
有奪今年罷宦歸自以有餘力得肆觀古人之
言又欲取我朝諸名家集讀之然弗多得其
得而讀之者又皆不稱鄙意獨海叟詩為長叟
歌行近體法杜甫古作不盡是要其取法亦必
自漢魏以來者其所造就蓋具體而未大耳噫
其所識亦希矣吾郡守孫公懋仁篤于好古其
子繼芳者從予論學大有向往嘗索古書無刻

本者以傳予謂古書自六經下先秦兩漢之文
其刻而傳者亦足讀之矣海叟為國初詩人
之冠人悉無有知之可見好古者之難而不可
以弗傳也乃以授之而井繫以鄙言觀者亦將
以是求叟之意矣叟姓袁氏名凱其集陸吉深士
所編定者李戶部夢陽有序其履歷可考而知
也茲不復述大復何景明著

劉子詩序

何子選次劉僉事詩總百五十六篇釐為三卷
皆精實確乎可以昭逖俟後弗惑矣曰嗟乎詩
也者難言者也體物而肆采撰志而約情慎憲
而明則是故比方屬類變異陳矣揆慮緒思幽
微章矣徹遠以代蔽律古以格俗標準見故矣單
辭寡倫無以究頤指衆不一無以合方利近遺
法無以純體是故博而聚之存乎學審而出之
存乎心明而辨之存乎識夫詩之難言也獨言

者難邪而知言者鮮矣

四圖詩序

燕泉先生由太僕卿陟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朝士寵其行即以其履歷大者為四圖以贈表之頌歌四圖一職方奉使二藩省旬宣三大僕考牧四都憲巡撫先生之陟也景明來關西矣不得與于頌歌之列先生乃走使萬里俾景明文之乃嘆曰覽斯圖也知先生之學以政乎夫物

弗聚則不發貨弗積則弗殖故土培也而樹蕃百寶之室衆賈湏焉是故君子博學而可以有事於四方矣嘗慕諸近世名臣而求其人也率以其質從政焉事功豈少哉然器有局而才有限故施未光而所就者罕無憾也先生蚤歲神穎越悟天資卓絕然於道無所不學於文無所不敢手自注書凡數十家則其從政也固聚而發積而殖不局于器不限于才者豈徒以質而

己者哉夫聖人之學一而已矣一故無不備無不備故感無不通而應無不當賢人之學詳說而反約殊途而同歸要其至則一也是故語經事而知道遇變事而知權安可以宰衡而危可以制馭無往而不得焉然則先生之四政也其施諸天下者之肇乎

林泉圖序

商城王君與予父友相別於汴水上別且二十

年矣今歲夏自其鄉來訪道故舊間携所繪林泉圖語予父曰人謂大隱弗居城市真隱弗識姓名若皆自逸于林泉而世弗得見且弗聞之吾迹弗能謝城市而亦弗能逃姓名於里閭奚望于若顧于若竊慕愛之而所謂林泉者常往來予懷也故吾凡值林泉雖莫吾有吾得而愛之又從而適之已有擴吾所未見者而愛之而適之由是雖天下之大凡有林泉者吾無不可

愛而適之者奚必吾有也又以遊覽有時弗可
常者弗可常固有弗可得而愛且適者也遂為
是圖凡林泉之變不窮吾圖咸有之一披玩而
向之所謂可愛而適者咸在吾目則凡林泉之
在天下者固吾圖中物之吾方請諸大夫之詩
各綴于圖上敢欲得公之子中書君之文焉父
諾乃召景明語曰王君與予游予嘗重其金盍
尚賢樂士者也能赴人之急者也好義而忘利

者也夫人之品超遠庸下固焉而不可強者也
氣拘于所處志執于所見其孰能移之而君者
迹在城市而有林泉之想名在里閭而有隱逸
之慕其言又若非世界所得係絆者則人品不
同有不可量也吾聞之好賢樂士者昌急人之
難者獲報好義忘利者寡患君其有後矣是圖
之序爾必毋辭所請俾觀者亦足以考志意而
得其人焉景明既受命退曰斯皆至論又何所

序乃併記其言君名賢字崇德

喜雨卷序

是卷予郡人頌太守徐公者也歲戊辰予郡弗
熟郡之人至弗能生己己太守來寬其政麥乃
有秋人稍活五月又弗雨至六月太守曰予為
天子牧是郡弗幸值饑饉後死者需我活也
今天又弗雨非我責誰也我弗可辭乃露跣求
于郡之山川禱之弗旬日獲大雨稼乃成民相

作曰此我太守雨我也弗可忘也於是郡大夫
士又相與為文志其事時予方制于大憂弗能
歌頌太守之盛衆曰然然弗可終無言也予乃
言曰太守筮仕即有實志于政弗數月能生我
民則事功所至有弗得限矣雖由此雨天下可
也然太守所為民者實耳吾聞有其實者不以
文予雖言何加焉衆文曰然然然言亦足以志
矣遂書之卷末

漢紀序

昔左氏依經作傳而編年紀事之例以立及馬遷著史記叙帝王之事則有本紀錄賢臣之行則有列傳明制度則有書系年世則有表自是以來歷代史家悉宗其體然不能微約其辭或寡要實而義無指歸其極至于流綴溢簡踏雜而不可以觀余于是蓋慨然有思於命世作者之意焉往在京師嘗觀荀氏漢紀其書則準諸

左氏之例而取于史記之一體者也至其君臣附載事物咸彰天人并包災祥畢舉治忽叅稽成敗并陳得失相明美惡互見即一時一人一事之迹雖前後散著而本末必備屬類比方各義罔紊闡幽攝顯論讚悉精可謂括倫鑒古之要深墳素之情者矣豈不足以上班良史之才乎夫學者謂經以載道史以載事故凡討論藝文橫分事理而莫知反說訖無條貫安能弗畔之

哉易列象器書陳政治詩采風謠禮述儀物春秋紀列國時事皆未有舍事而議于無形者也夫形理者事也宰事者理也故事順則理得事逆則理失天下皆事之而理徵焉是以經史者皆紀事之書也但聖哲之言為經爾故記事者苟非察于性命之與以盡事物之情者亦難與論于作者之門矣是書余得之侍讀徐子容氏徐子謂吳下世家錄此書珍藏之而恪于傳以

故世無刻木云余至關中涇野子呂仲木氏移書求之乃遂請呂子校正而付高陵令翟清氏刻布焉

學約古文序

何景明曰余初入關中作學約示諸生已成林者經書子史自宜周貫不為程限其未成材者令學官量資作成以相授習茲越二歲矣予日企望夫諸生之有得也然而進退罕知其序造

詣或違其方若爾優游終歸汙漫非予之咎哉
今復列為程始自十六年春按季考省經書每
歲一週性理史鑑而下則接年續去期三歲而
卒其業正誦之餘復讀名家文字數篇要其取
雖非全編而實覽大義於是究心則古人作述
之意源流可窺而斯文經緯之情變化俱見矣
理無形而藏密言有文而行遠由聖賢之訓以
至諸家之撰皆言也殊途異門積案充棟有不

可窮攬者然言宣乎理理存諸心體用顯微同
源無間故反求而為已則一而有獲外馳而為
人則多而益蔽此公私之辨義利之分君子小
人之向也夫予既程其書矣諸生其自茲口誦
其言心會其理身體其事擇善而用中知至以
求止庶弗畔於孔門博文約禮之教而亦徵於
孟氏詳說反約之傳矣苟以資乎口耳而棄乎
身心繁其枝葉而剝其根本夫豈莫達終亦必

亡已爾此豈諸生之咎哉正德辛巳正月既望
識

韓子律呂直解序

何子讀韓子書律呂直解叙曰夫神理之弗著
其器數之亡乎天生一成萬一上萬下器數下
下也由後世以來弗之詳矣其上焉者又安有
所達哉是故聖人得一而知萬智者知萬以得
一談一者虛而寡用談萬者廣而莫歸要之以

知其要實者為至夫天地之間者氣也制而利
則曰器生之節度曰數神理者氣之宰之是故
器數詳則神理日明神理明而天下之事得矣

正蒙會稿序

易大傳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一致而百慮同
歸而殊途夫天下事物之變至於不可窮詰固
有聖人之所不及知者而其本則未有一而
同焉者之苟惟極其辯智以究其所不及知而

條貫統宗莫之宰屬則於道也將日支離而學
焉者將日以决裂此後世異端之所由以興之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予讀張
子正蒙知其詳說之功至於西銘乃識其反約
之旨正蒙書多難解學者讀之或不卒業而廢
此見近山劉先生會編明正通達不為回說隱
語而理無不得者稽之先生履歷治行則平日
窮理之學不有徵哉此書予欲關中諸生人置

一本肄之而西安府歷城祝同知壽館陶武同
知雷臨清張推官鶚共圖刻本行焉斯文由此
著矣先生之書雖無俟贊說而三府寮所務尚
如此蓋不可以弗刻故為叙諸篇首

河南癸酉同年齒錄序

何子觀河南癸酉同年會錄曰錄也序年列名
凡以敦義識好爾然必昭著久遠其事者非諸
子所共志者耶凡河南之士幾何也集於學弗

萬人已爾集於試弗于人已爾然名於錄者八
十人焉爾矣較之亦希罕曠絕之遇也其事何
可以不昭著久遠耶夫身至眇之然且弗百年
也即百年猶旦暮易至之榮勢往來若流光易
絕也此三者非所圖以弗朽滅也所圖以弗朽
滅也乃有在干形勢地位之外者乎夫至明者
義也至永者名也踈利而義集義孚而名成是
故君子顯義以遺名故形外之性內之壽弗長

夫弗短也貴弗崇也賤弗貶也

函谷子大極圖論引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俯仰近遠參驗而稽合其
言廣大弗貳故曰易與天地準函谷子發明太
極之義撰圖著論其思精其辨哲其指一蓋玩
易有得而作者也罔有繆悠皆經之說其所究
深矣或曰大極圖說儒先之論定矣學者尊尚
之函谷子乃置異同其間何之余曰聖人之道

貴相發不貴襲貴相明不貴同苟徒襲其說同
其旨而靡有所發明其道終莫達也苟發明矣
雖異同其間無害其為尊尚也大復山人何景
明識

思親詩引

甥朝良為卷曰思親進曰甥也不幸而二尊人
亡也亡而無以見甥之有立也是以衝哀而抱
思有終天之恨焉舅何子曰子何以思之親終

而子弗逮養者人之常也子盍圖所以思乎夫
修身以成行達事以成名行成則不忝名成則
不隱不忝謂之體親不隱謂之揚親則其思遂
矣子盍圖之此乎朝良曰命之矣敢不承於是
士大夫皆歌詩以道之

古樂府叙例

何景明曰予讀左氏古樂府自唐虞三代以來
逸詩至六朝之言備矣然其錄不能無雜要之

不可盡舉予乃擇其辭古訓雅者凡九十三首
爾夫三百篇之外可以誦說者盡在是已不其
難乎不其難乎

左氏以音調類詞夫聲音之道予莫之有考也
已恐悖繆失實書曰歌永言聲依永今姑備其
辭其辭倫而音聲亦各自見矣詩釐上中不三
卷三卷各釐上下取其倫類以相參附言辭高
下時代變易作述源流咸自著矣

詩有不以時代序者明作者在人不係時代
詩三百皆絃歌後世樂府或立篇題詞多託諷
義無比與其隨事有陳悉曰古詩格變異矣予
故取其首篇題者入古樂府若古詩十九首及
他選詩別為編列
或曰明良五子之歌何以不入樂府曰夫既已
著之經世之訓矣

鄉射禮直節序例

古者飲畢而射之司馬燕之司正也此禮久
不行而其文具儀禮然儀禮古文難讀雖昌黎
韓子且苦之今即與諸生言或弗解故復刻此
使就此習之而後求之儀禮則其文辭緒理可
尋之汝南何景明志

夫器一弗備則無以即事惟樂放失久矣其器
莫之有能備之今但以笙比人聲而以鼓磬飾
之序器

夫事以明賢故遴而後蒞故賓主必孚司馬以
下必能其事雖役必當其才德焉序事

夫射之節於樂之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豳首大
夫以采蘋士以采芣采蘋采芣示敬也敬則可
以修諸其身而施於天下矣樂譜

右射儀予視學漢中至金州集漢陰平利紫陽
四學師生將行射焉問其禮不知也乃使學官
草具其儀予稍々為說其文辭義意略去恢復

輯其節理實近可行者為之先。而范推官紳肄於東城之圃而予與呂憲使克中往觀焉。憲使曰予在漢中蓋怡其器矣未究其禮也。謂紳曰其悉布茲何景。明日語曰禮失而求之野。古禮亡不可見者何可勝道哉。然鄉射之禮學校尚或習之。予由邠郡抵鳳。漢攷之於學既已無聞。而有司並其器亡之。往往督使旋怡舉行之。班白之老有相與環堵駭視者矣。嗟夫古人揖坐

旋辟之容與夫修於其鄉而一日不可缺者至使人以為曠世聞見之事風俗於古豈不邈哉

射儀

夫爵齒德三者通乎天下者也。鄉飲尚齒也。飲畢而射察其德也。夫然後可以爵之於朝。是故古者以射擇士。

三射之節其於命辭見乎。沾射而命曰毋射獲。毋獲獲知治射而獲也。再射而命曰不貫不釋。

知再射而釋也三射而
而鼓之

三不釋知三射

始射獲而不釋試也懼弗審也再射而釋則審
矣三射而鼓而禮樂備矣

始射不及賓者不敢後賓也不飲者不釋則不
飲也耦射先賓不敢齒賓于耦也衆賓不先賓
在賓位則不敢踰大賓之故非主則不敢與賓
耦

勝者張弓不勝者弛弓勝者立不勝者飲夫何
言哉賢不肖喻矣

夫物惟射事惟宜先後不踰詳畧有漸其惟射
乎是故高而無用美而無當欲速而求成聖人
弗為也

弓矢敵器也聖人以揖讓用之天下復有可爭
者乎夫射也者禁肆制彙履序蹈和一衆心貫
萬事者之以此於天下

生而生遂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

言而升下而飲

其爭也君子是故君子之於射之弗爭則其求諸已也弗力

夫君子仁人之用心也亦觀諸射之道焉已矣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孟
子曰仁者如射、者正己而後發、而不中不
怨勝己者反其諸其身而已矣 射義

大復集卷第三十二

